

柯灵散文

插图珍藏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说明

中华散文,源远流长。数千年的散文创作,或抒情、或言志、或状景、或怀人……莫不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思想情感。中华散文的这些优良传统在二十世纪以降的新文学那里,不仅得到了全面传承,且不断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为了展示二十世纪以来中华散文的创作业绩,我们在新世纪之初即编辑出版过“中华散文珍藏本”凡三十种。自二〇〇五年始,我们在此基础上先后选出二十六种,作为“中华散文插图珍藏版”第一辑、第二辑出版。此次又选出十六种,作为第三辑出版。

本丛书每册二十万字,另辅以反映其人生历程的珍贵照片若干幅。可谓美文与华照相得益彰,既是伴君品味欣赏之佳作,又为珍藏馈赠之上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8年1月

目 录

巷	
——龙山杂记之一	1
雨	
——龙山杂记之二	3
越王台畔	
——龙山杂记之五	6
望春	
——龙山杂记之六	9
忆江楼	11
岛国新秋	
——青岛印象之一	17
咖啡与海	
——青岛印象之二	19
魔窟	
——青岛印象之三	21
如此桃源	
——青岛印象之四	23
故园春	25
车厢生活	29
夜行	32
狗难	35

野渡	38
路亭	41
生涯	44
古宅	47
秧歌	51
闸	54
遗事	59
鱼书	65
流民图	69
筵前	71
苏州拾梦记	74
窗下	79
《望春草》题记	81
罪恶之花	83
雨街小景	89
凭吊	93
逆旅	95
浮尘	98
晦明	
——一个新闻记者的手札	102
供状	
——《晦明》代序	109
伟大的寂寞	
——悼周木斋	114
在西湖——抗战结束那一天	118
桐庐行	123
萨克森瑞士纪游	126
岛	129

阿波罗降临人世	134
怀傅雷	146
从《秋瑾传》说到《赛金花》 ——《秋瑾传》代序	153
团圆	159
绿色的“南美巴黎”	166
人民的心	170
无名氏	176
红泪	181
爱丽园的噩梦 ——李恩绩和《爱丽园梦影录》	188
钱锺书创作浅尝 ——读《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	193
遥寄张爱玲	202

巷

——龙山杂记之一

巷,是城市建筑艺术中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一幅古雅冲淡的图画。

这种巷,常在江南的小城市中,有如古代的少女,躲在僻静的深闺,轻易不肯抛头露面。你要在这种城市里住久了,和它真正成了莫逆,你才有机会看见她,接触到她优娴贞静的风度。它不是乡村的陋巷,湫隘破败,泥泞坎坷,杂草乱生,两旁还排列着错落的粪缸。它也不是上海的里弄,鳞次栉比的人家,拥挤得喘不过气;小贩憧憧来往,黝黯的小门边,不时走出一些趿着拖鞋的女子,头发乱似临风飞舞的秋蓬,眼睛里网满红丝,脸上残留着不调和的隔夜脂粉,颓然地走到老虎灶上去提水。也不像北地的胡同,满目尘土,风起处刮着弥天的黄沙。

这种小巷,隔绝了市廛的红尘,却又不是乡村风味。它又深又长,一个人耐心静静走去,要老半天才走完。它又这么曲折,你望着前面,好像已经堵塞了,可是走了过去,一转弯,依然是巷陌深深,而且更加幽静。那里常是寂寂的,寂寂的,不论什么时候,你向巷中踅去,都如宁静的黄昏,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不高不矮的围墙挡在两边,斑斑驳驳的苔痕,墙上挂着一串串苍翠欲滴的藤萝,简直像古朴的屏风。墙里常是人家的竹园,修竹森森,天籁细细;春来时还常有几枝娇艳的桃花杏花,娉娉婷婷,从墙头殷勤地摇曳红袖,向行人招手。走过几家墙门,都

是紧紧地关着,不见一个人影,因为那都是人家的后门。偶然躺着一只狗,但是决不会对你狺狺地狂吠。

小巷的动人处就是它无比的悠闲。无论谁,只要你到巷里去踟躅一会,你的心情就会如巷尾不波的古井,那是一种和平的静穆,而不是阴森和肃杀。它闹中取静,别有天地,仍是人间。它可能是一条现代的乌衣巷,家家有自己的一本哀乐账,一部兴衰史,可是重门叠户,讳莫如深,夕阳影里,野草闲花,燕子低飞,寻觅旧家。只是一片澄明如水的气氛,净化一切,笼罩一切,使人忘忧。

你是否觉得劳生草草,身心两乏?我劝你工余之暇,常到小巷里走走,那是最好的将息,会使你消除疲劳,紧张的心弦得到调整。你如果有时情绪烦躁,心境悒郁,我劝你到小巷里负手行吟一阵,你一定会豁然开朗,怡然自得,物我两忘。你有爱人吗?我建议不要带了她去什么名园胜境,还是利用晨昏时节,到深巷中散散步。在那里,你们俩可以随意谈天,心贴得更近,在街上那种贪婪的睨视,恶意的斜觑,巷里是没有的;偶然呀的一声,墙门口显现出一个人影,又往往是深居简出的姑娘,看见你们,会娇羞地返身回避了。

巷,是人海汹汹中的一道避风塘,给人带来安全感;是城市喧嚣扰攘中的一带洞天幽境,胜似皇家的阁道,便于平常百姓徘徊徜徉。

爱逐臭争利,锱铢必较的,请到长街闹市去;爱轻嘴薄舌,争是论非的,请到茶馆酒楼去;爱锣鼓钲镗,管弦嗷嘈的,请到歌剧院去;爱宁静淡泊,沉思默想的,深深的小巷在欢迎你!

一九三〇年秋

雨

——龙山杂记之二

一年来的流光，全埋在尘嚣里奔走，往日澄明的心境，似乎也沉浊了许多。

秋光已经老去，院前的桐叶都飘尽了。近来冷雨缠绵，每一次坐着黄包车出行，在油漆篷布的包围里，静听雨声潇潇，如打残荷，怅触无端，便不觉油然而起。

在一般的意念中，雨天总是可憎的。晴空朗日，持续到几个月也不觉得什么，而苦雨连朝却就能招人嫌厌。也有人以达者的心情，说没有雨天阴沉，怎显得晴天爽朗！但这已经是退一步作想了，实则阴阴的天气，也正不乏讨人喜欢处。

不知是什么因缘，我向来对雨有好感。记得我童年时代就喜欢雨，那时我在乡间小学读书，一遇到阴沉天气，就觉得兴奋，老早背了书包，撑着伞上学去。有时雨太大了，母亲劝我告一天假，但我总不愿意。——乡间风雨飘摇的时候，小学生多数是逃学的，照常到校的往往只有少数不约而同来的顽皮孩子。因为人数太少，学校就无形停课，先生照例关照一声“自修功课”以后，顾自己躲到寝室里去。于是我们便活跃起来，开始把教室里的课桌椅挪开，循着屋子四面环叠，在这桌椅的堡垒当中，捉迷藏、翻九楼……什么新奇的游戏都会想出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发明了一种我们称为“推潮头”的新游戏。在教室后面，原有个狭长的天井，久雨之后，积水成塘，阶

望 春

——龙山杂记之六

离开龙山,又是一度月圆。小巷寂静的生涯,已渐觉相安若素;而且俗务困人,每天被琐屑的工作缠绕,也不复再有余裕坐对幽窗,悠然作遐想。只是龙山的望春花,至今还频来相扰,使人难忘。

龙山山腰的宿舍,有一个小小的庭院,种着两树高大的梧桐,三四棵矮小的黄杨,一株望春花。我迁入宿舍的时候,正是风雪连天的寒冬,梧桐早已落叶,望春花也只剩下疏落的空枝;唯有终年常青的黄杨木,还透着几分生意。时节推移,渐渐由冬转春,气候虽已日渐暖和,大地却还沉睡未苏;第一个泄露了春讯的,就是那一树望春。草未曾茁青,树没有抽芽,望春花却在濯濯的枝头,开起了满树银白的花蕾。宿舍里深通世故的女佣,有意无意地说:“望春花开了,春天就快要来了!”

从那时起,不知为什么,我对这满树含苞的望春花发生了好感;而且有些为它杞忧。一天早晨,和同居的朋友在院前小立,我说:“望春花开得这样早,怕等不到春事烂漫,就要零落了罢!”朋友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外,他说:“望春真是最难看的花了!枝干僵秃,有花无叶,让它零落了也好!”更出我意外的,此后他竟几次表示对望春的嫌厌。我觉得很不平,有一次对他说了这样带着讥刺的话:“放心罢,朋友!望春花不是为你开的,它并不需要你赏识啊!”朋友还说:“谁教它开在这里,让我看见呢?”我恍

然,没有再开口。

每天午后,柔阳拨逗着春意,蜜蜂翅上驮着薄薄的东风,在黄杨木上纷飞。同居的伙伴们都到山麓去了,我总独自伫立院前,对望春作许久的顾盼,而且常不免为它担忧:“花开得早,自然也就谢得早,来时寂寞,去时冷落,岂不辜负了大好的春光!”——眼见望春花欣欣地开放,粉妆玉琢,洁白如雪,我越是倾心怜惜,我的隐忧也越是深切。

不幸的预想常常容易实现,望春的残葩,终于在紫槿花红出墙头,春意盎然的一天早晨,被我发现飘零在院中的草地上了。我像亲自串演了一出人间的悲剧,心头浸蚀了无名的怅惘。

我曾经决定,要为这素馨的花树写一篇童话:假定望春花是一个追求光明的少女,春天就是她理想的王国。萧杀的严冬使她发愁,料峭的风寒使她颤栗,她决定独自出发,向天涯海角寻觅春天。跋涉了无数山水,饱尝了无限苦辛,当她听见南国的燕子送来第一声呢喃,冬眠的蜃虫打了第一个呵欠,她知道自己的愿望快要达到,激动得发狂,立刻在寂寞的大地上,展开惨白的笑靥,报告了春天的消息。于是风暖了,草绿了,花开了。但春天刚来,自己却已经憔悴,在春阳温暖的怀中,作了个含泪的微笑,悄悄地离开了人间。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我立下心愿要为望春抒写。但只限自己才分太浅,几回铺笺,几番搁笔,我终于没有写成。

人事倥偬,如今我已离开了龙山,望春花的故事却依然频来相扰,甚至梦见她化为白衣的少女,宛转轻愁,促请我对她践约。几日以前,因事偶上龙山,便中去看看院前的望春,现在已经是绿叶成荫,迥非往日的丰姿了。我想,望春有知,对那过去的旧梦,怕也早如隔世,淡然忘却了罢?果然,那么我的心愿,这样也就算偿了!

息。

但在更深夜阑,万籁无声的时候,却常有断续的歌声,夹在小舟的欸乃声中,送到枕畔,破碎了无边的恬静。

歌声如飘风,如一缕摇曳的游丝,在夜空中遥远地传来,渐行渐近,渐渐的清越,终于到了窗下,歌词也清晰可辨了。咿呀的桨声,夹着激荡的水声,缓慢地为歌声击节。然后歌声又渐渐远去,渐渐的微弱,渐渐的模糊,终于轻烟般在静夜中消失。

歌声是轻快飘忽的,但听起来却觉得苍凉。因为歌者是夜行的舟子,在长夜迢迢的旅途中,为破除岑寂而歌。这是最动人心弦、耐人寻味的人间天籁。

听了枕畔歌声,我常常想披衣而起,打开窗户,祝福他一路平安!

渔舟上的喜剧

隔江的村落里多是渔家,小河萦回,大小的渔船泊在岸边,错落中见出齐整;密密的帆樯,是村里的天然屏障;村头村尾,还高高地晾着渔网。

接连的几天秋雨,江水新泛,悄悄地爬上了石碇。前村的渔舟,忽然都到了江楼的窗下,纵横错列,星罗棋布。

渔舟静静地停在江上,渔网沉沉地压在水里。船上都有渔人二三,屏息凝神,等待鱼儿上网。生涯一艇,维系着全家老小的饥寒饱暖。不关痛痒的岸上旁观,看来却只觉得潇洒安闲,很好的点缀了秋江景色。

寂静中忽听得水声激荡,东边的一艘船上,网罟起处,鲜灵活跳的大鱼在网里乱蹦,看去至少有二三十尾。接着西边的一艘,一网也打捞了许多,银鳞映着秋阳生辉。一时江上噪声雀起,幸运的渔人春风满面,重新下网。许多失利的渔人,只索汕

讪地向他们送过艳羡的眼色。原来渔人和游鱼一样,同是浪荡江湖,幸与不幸,各不相同。

半天夕阳,把江水染得橙红。丰收的渔船派出瓜皮小艇,把渔获先送回村里。小艇过去,就常有这样的对话在渔舟间传送:“今天交运啦!有二三百斤吧?”“瞧你说的,哪有这么多!”“二百斤,少不了,用不着遮瞒啊!”“今天不知明天事,下回好运该轮到你了!”结束这种谈话的,常常是一阵笑声。

瓜皮小艇满载着喜悦与庆幸,轻划缓桨,在前村的小桥红树中隐没了。

采 菱

秋风起了,江边一棵亭亭如盖的大树底下,常有卖菱角的小船出现。卖菱人是艺术家,悠长舒徐的叫卖声,便是一曲动人的“秋声赋”。

一天傍晚,我们借到一只小船,到南湖采菱。沿湖一带都是乌桕,桕叶正在由翠绿渐转霜红。纹风不动,草木无声,天地澄澈。晚霞落入水底,南湖沉醉在金紫辉煌的梦里。羽毛金碧的翠鸟在水面飞翔,听到桨声,倏忽间惊飞远处。眉黛般的青山挡在前面,没有巉岩峭壁的奇伟,却自有它入骨的秀媚。

把船停在菱塘边,我们伸手舷外,翻开丛丛的菱叶,摘下菱角,随剥随吃。菱壳是浅绿微带晕红,菱肉像脂润的白玉,美妙的色彩更增加滋味的鲜嫩。

“喂,谁在采菱呀?”

忽然听得一声叫唤,循声向岸上望去,发话的是一位姣好的农家少妇。我觉得面善,却不认识,不过猜测她是菱塘的主人,大家发着窘,一时无言答对。谁知她一见我们,笑容可掬,挥动一只手,大声说道:“只管吃吧!摘点菱不要紧,可得留神,别把

跳舞厅里奏起了流行的爵士乐。

白衣的侍者恭敬地来往，雪亮的刀叉在音乐的旋律里闪动，女人的媚笑，绅士彬彬有礼的仪态，低低的私语。

同座不善翩翩起舞的朋友却懂得这滨海名城的许多故实。

他说，这青岛咖啡馆是白俄商人开的，每年这儿只做一个夏季的生意，过了夏天他别有经营，可是一夏的猎获为数可观。他说，汇泉饭店是日本人开的。——青岛的经济命脉全在日本人手里，许多工厂也全是他们的摇钱树和吸血管。有的打起招牌说是中国资本，背地里股东还是日本人。……

我想起海滨公园相近的“接收纪念亭”来。只要名义上已经“接收”，这当然值得“纪念”了。况且青岛没给德国的时候，原只是一片蛮烟野草的荒岛啊，现在却已给他们修筑得花团锦簇的了。

灯光骤然暗了。

绿纱灯下，一对对搂着的男女，跟着音乐的节奏婆婆起舞。

我望着月亮，望着铺满月光的海，望着跳上沙滩的白浪，望着那幽灵般移动的人影。——这境界真迷人，可是我有了一点不可分说的惆怅。

一九三三年九月

魔窟

——青岛印象之三

在湛山的一面，树林掩映着四个大炮台。它们并列着，石龟似的伸长了颈，口子正对着前面水天相接，云山苍茫的海湾。

这炮台是德意志帝国侵占胶州湾时建筑的。青岛由德国人手里转到日本人手，再从日本人的手里接收回来，历劫沧桑，剩留下这触目惊心的历史遗迹。

如今炮台是成了废物了，里面却还可以进去。入口在山坡的后面，有一扇锈纹斑驳的铁门，青苔与蔓藤爬得满壁。

里面是无边的黑暗，阴森森的空气里散播着刺鼻的气息。脚底下潮湿而滑腻，踏下去会令你浑身的毛发寒瑟瑟地竖起来。看守炮台的孩子在前引路，手里拿一枝蜡烛，向狭长的小弄里幽幽前进。你眼睛所接触的是：颤抖的移动的烛火，一圈昏黄的光，光圈里的孩子的头，灰颓的墙壁；除了这些便一无所有。这时候你心里如果有什么感触，那准是想起了童话中所描写的魔窟。

可是眼前并不是什么巉岩乱石的山穴，也没有巨人与精灵的住宅！——瑰奇典裔的神秘宫殿。

那是我们所常见的近代建筑，白石与钢铁构成的杀人的器械。地下有运车铁道，一直通到外面；顶上有运炮弹的钢轨。里面除了装置炮位的处所，还有许多小房间：这是装发电机的；那是给炮兵休息的；这是造饭的厨房，锈烂的大铁锅里满满的泥

如此桃源

——青岛印象之四

“青岛是个好地方，别的不提，单是市内所有的住房，就找不出一所中国式的建筑。”

因为是初旅青岛，在轮声辘辘的胶济路车上，一位久居青岛的朋友便夸耀似的对我说了。

这朋友的话并没有夸张。青岛街上的建筑物，全都是绛瓦蜂窗的洋楼，和市场上多的是日本货而很难找到中国货一样。青岛真是世外桃源！那里简直看不见穷愁和寒伧。——不过那说的是市内，市外就不同了，有机会到大港码头去一下，就可以看见蚁群般的穷苦人，住的非但不是洋房，连中式的矮檐瓦屋也没有，路旁挨挨挤挤的，全是草棚。码头工人整天哼呵哼呵地呻唤着，面上粘着煤和汗，全身黑得像生铁。那些天天在汇泉浴场浸海水，让太阳晒焦了皮肤，自以为“健康美”的士女，跟他们一比，简直判若天渊。

天下乌鸦一般黑，青岛也和其他都市一样。不过它的矛盾似乎更加突出，只要不患色盲和神经麻木症，谁都看得出来。

在那里看到的人有两种，摩登，漂亮，和整洁优美的环境最和谐的，除了侨民，也许是上海天津赶去避暑的高等华人，也许是肚满肠肥的阔人巨贾，——在岛上作寓公的“宝眷”……土著可不是这样，譬如说妇女罢，短衫长裙，脑后梳一个光光的发髻，拐起三寸金莲在马路旁边槐荫下一拐一扭地走着的，那才是道

在三月里,日子也会照例显得好过些。“春花”起了:春笋正好上市,豌豆蚕豆开始结荚,有钱人爱的就是尝新;收过油菜籽,小麦开割也就不远。春江水暖,鲜鱼鲜虾正在当令,只要有功夫下水捕捞。……干瘪的口袋活络些了,但一过春天,就得准备端午节还债,准备租牛买肥料,在大毒日头底下去耘田种稻。挖肉补疮,只好顾了眼前再说。

家里有孩子的,便整天被打发到垄头坡上,带一把小剪刀,一只篾青小篮子,三五结伴,坐在绿茸茸的草场上,细心地从野草中间剪荠菜、马兰豆、黄花麦果,或者是到山上去摘松花,一边劳动,一边唱着顽皮的歌子消遣:

荠菜马兰豆,
姊姊嫁亨(在)后门头;
后门春破我来修,
修得两只奶奶头。

女孩子就唱那有情有义的山歌:

油菜开花黄似金,
萝卜开花白如银,
草紫开花满天星,
芝麻开花九莲灯,
蚕豆开花当中一点黑良心,
怪不得我家爹爹要赖婚。

故乡有句民谣:“正月灯,二月鹁,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三月正是扫墓的季节,挑野菜的孩子,遇见城市人家来上坟的,算是春天的一件大乐事,大家高高兴兴,一哄而上,看那些打扮得齐齐整整的哥儿姐儿奶奶太太们,摆开祭祀三牲,在风灯里点起红烛,一个个在坟前欠身下拜。要遇见新郎新娘头年祭祖,阔人

家还有乐队吹奏。祭扫完毕，上坟人家便照例把那些“上坟果”——发芽豆、烧饼、馒头、甘蔗、荸荠分给看热闹的孩子，算是结缘施福。上坟还有放炮仗的，从天上掉到地下的炮仗头，也有孩子们宝贝似的拾了放在篮子里。说说笑笑，重新去挑野菜。

等得满篮翠碧，便赶着新鲜拿到镇上叫卖，换得一把叮当作响的铜板，拿回家里去交给父母。

因为大自然的慷慨，这时候田事虽忙，不算太紧，日子也过得比较舒心。——在我们乡间，种田人的耐苦胜过老牛；无论你苦到什么地步，只要有口苦饭，便已经心满意足了。“收租老相公”的生活跟他们差得有多远，他们永远想不到，也不敢想。——他们认定一切都命中注定，只好逆来顺受，把指望托付祖宗和神灵。

在三月里，乡间敬神的社戏特别多。

按照历年的例规，到时候自会有热心的乡人为首，挨家着户募钱。农民哪怕再穷，也不会吝惜这份捐献。

演戏那天，村子里便忙忙碌碌，热火朝天。家家户户置办酒肴香烛，乘便祭祖上坟，朝山进香。午后社戏开场，少不更事的姑娘嫂子们，便要趁这一年难得的机会，换上红红绿绿的土布新衣，端端正正坐到预先用门板搭成的看台上去看戏。但家里的主人主妇，却很少有能闲适地去看一会戏的，因为他们得小心张罗，迎接客人光降。

镇上的佃主也许会趁扫墓的方便，把上坟船停下来看一看戏，这时候就得赶紧泡好一壶茶，送上瓜子花生，乡间土做的黄花果糕、松花饼；傍晚时再摆开请过祖宗的酒肴，殷勤地留客款待。

夜戏开锣，戏场上照例要比白天热闹得多。来看戏的，大半是附近村庄的闲人，镇上那些米店、油烛店、杂货店里的伙计。看过一出开场的“夺头”（全武行），各家的主人便到戏台下去找